

佛教文化

◆ 本期 要 目 ◆

記慧明法師

樂 觀

嵩山少林寺初祖達磨之道場

東 初

大慈恩寺玄奘三藏之道場

東 初

天龍山石窟史蹟

東 初

民國高僧傳

編纂委員會

- 一、冶開鎔禪師傳
- 二、月霞顯珠禪師傳

第一卷

第三期

The Buddhist Culture
1966

記 慧 明 法 師

樂 觀

記得在民國十三年夏天，我二度離開武昌佛學院，去到杭州西湖孤山廣化寺創辦「獅子吼」月刊，推行佛教革新運動，被該寺住持珍源把我出賣，受到當地黑勢力與惡勢力的雙重打擊，「獅」刊流產，我也冤枉嚼了十多天的鐵窗風味，心灰意冷，於是搬單到靈隱寺住念佛堂，攝心習靜，因之，得以親近一代高僧慧明老法師。

提起杭州靈隱寺方丈慧明老法師，大江南北，無人不知，尤其為諸方出家禪和子所稱道，他籍貫福建，聽說是少年出家，我親近他的時候，他已經是近古稀之年的老人，矮小個子，只有五尺多高，古銅色皮膚，頭角崢嶸，兩頰高聳，說話音聲如洪鐘般的宏亮，他在大殿中講經說法時，嗓音震得殿上鐵鐘發出嗡嗡聲響，可見是個奇人！觀他的那一副外表，簡直活像「羅漢堂」中那尊降龍伏虎的羅漢，與廣東南華寺祖堂裡供奉的六祖大師肉身形相頗相倣佛。

慧明老法師，他在俗時原是務農出身，不曾讀書，出家後的活計，全是苦行生涯，在叢林中服務外寮充當菜頭，飯頭，水頭，禁頭等苦惱職事，閑時歡喜跌坐參禪，他這個目不識丁的苦惱和尚，何以會有法師的尊號？說來倒也是奇事一件，根據林下一般老前輩們的談說，慧明法師在寧波天童寺當「行堂」（齋堂中給大眾裝菜飯的職務）時候，每天齋罷，他就喂養狗子，這件事，算是他的日常例行功課之一，狗吃剩下的餘飯，他捨不得丟掉，爲了惜福，拿起來用水淘過之後，他自己來吃，如是有好幾年，一天，他吃狗飯時候，忽然哈哈大笑起來！同寮們問他笑個什麼？他說：「我常常聽得人說，狗子有佛性，今天，我明白了這個道理，所以我好笑」。他從那時起，似已悟入佛之知見。此所謂：「下下人有上上智」，正是。

隨後，天童寺裡延請法師講圓覺經，他雖是行單，却很發心，天天隨眾聽經，一天，他聽法師講說經裡面「圓覺自性，非性性有，循諸性起，無取無證」的道理，當即心開意解，豁然見到本性，每次聽完了經，他還要向他的同寮講說一番，表示他對經義上的領會，同寮們都譏笑他，說：你把鏡子照一照你的面孔，像你這樣一副苦惱相，又一個大字不識，你還妄想當講經法師嗎？他當時氣憤不過，回答說：「你們就估計我不能當法師嗎？好，從今天起，我偏要做個法師給你們看看，三年之後，我還要回到天童來講經呢！你們等看瞧罷！」同寮們聽他說出這樣大話，都一齊拍巴掌大笑！有的說：「像你這副材料，就可以當講經法師，那除非是鐵樹開花，黃河之水倒流」，他也不與他們爭辯，馬上回到房裡，收起衣單，背着包袱，走出山門。

自從離開天童之後，他到處行脚，效五十三參故事，遍訪善知識，並且朝拜了中國四大名山，不覺已經三年，在第三年的春天，他聽說天童寺又有講經法會，宣講「大方廣佛華嚴經」，觸動念頭，乃背起包袱，又回到天童寺來，當他走進客堂坐下之後，知客師看他只有一個破包袱，人也矮小，又是長的一副苦惱相，把他當作「雲水僧」看待，板起面孔，問他：「你這位師傅來常住有什麼好事」？答道：「我是來聽經的，前來常住討個經單」，知客師悶在心裡好笑，覺得像你這個苦惱子，來聽什麼經，乃打趣說：「你可知道我們這裡是講什麼經啊」？他昂起頭來答道：「這個，又何必問？不是講「大方廣佛華嚴經」麼」？知客再向他開玩笑問道：「你可知道「大方廣」三個字怎麼講？你講給我聽，如果講得對，我就

（下轉第七頁）

嵩山少林寺初祖達磨之道場

東 初

——名山古刹之一——

一、少林寺之簡史

嵩山，在河南省登封縣北，爲五嶽之一。嵩字或作崧，山高而曰嵩。少林寺，在少室山北麓，這是中國佛教史上第一所禪宗道場！在這裡出了許多高僧碩德，不獨開闢了禪宗的天下，而對譯經事業，溝通中印文化，別有特殊的貢獻。

少林寺，創建於北魏太和二十年，是孝文帝爲印度高僧佛陀禪師所建的。佛陀禪師，本天竺人，他對禪學修養工夫很深，他於太和十七年至魏，初在恒安，後隨帝遷都至洛陽，孝文帝敬隆至誠，別設禪院，供給居住，唯禪師性愛幽栖林谷，常往嵩山，於是孝文帝就命於少室少建立禪院，供其居住，即今之少林寺也。自此，四海息心之禪，聞



達磨大師像

風嚮會者，人恒數百；篤課出要，成就極大。佛陀又於寺西建舍利塔，並建翻經堂，未幾，勤那摩提東來，就於此翻譯十地寶積論等。菩提流支，亦曾於此翻譯經論。

初祖菩提達磨，曾於此面壁九年，二祖慧可於此斷臂求法，當另章敘說。但佛陀禪師的門人中，若惠光、道風、僧稠等，都是禪宗史上特出的高僧，尤以僧稠禪定工夫頗深，而神異又多，孝明帝曾三詔不應，每入定恒逾旬日。當時稱爲東土禪定最深之一。建德年中，適北周武帝排斥佛教，廢毀寺院，少林寺當不能免，至靜帝大象中始復興，號少岵寺。選拔沙門德業灼然，並設菩薩僧二十人。惠遠、洪遵等均住此，洪遵與寶雲宣揚四分律，不久，隋祖於此受禪，勅復舊寺名。開皇年中，勅賜柏谷屯地一百頃，振興寺門，至大業末除靈塔外，悉被山賊燒燬，當隋末天下大亂之時，有王世充者，在寺之西北擁兵作亂，時寺僧志操、惠湯、曇宗等組織僧團，大舉破滅，以明順逆，唐太宗對少林寺僧侶，頗多嘉許，並賜柏谷莊四十頃及水碾一具，這是少林寺僧實行護國運動的一段史實。貞觀以後，慧安、明遠、慈雲、

玄孝、智動、法如、惠超等，各揚門風。貞觀十九，玄奘三藏，曾奏請於少林寺從事譯經工作，帝不許在山，遂命在弘福寺，並派專人守護。咸亨年中高宗行幸，賜飛白書及施物等，永淳年中，又下御札及飛白書等，則天武后，對此亦多崇敬。長安四年寺主義奘，上座智寶等，屈請義淨，及護、暉、恪、威諸大律師、瑤、思、恂諸大禪師，於此結戒壇，弘揚戒法。景龍年中，依勅置大德十人。旋於龍運（開元中），同興（大曆中），有惟寬等，後漸衰落南宋淳祐五年雪庭福祐，依元世祖命主持，從事復興，倡導垂教。其後有靈隱文後，古岩普就息庵義讓，淳拙文才，凝然了解，俱空契斌，丹舟文載，幻休常潤，無言正道，心悅慧喜等相繼主持，各振宗風，傳洞上之正脈，清世宗十三年重修，以至於今。

二、少林寺之構造

少林寺建造的形勢，大致與現代大叢林寺院彷彿，但其規模頗大，計有山門，天王殿，大雄殿，跋陀殿，閻王殿，鐘樓，鼓樓，緊那羅殿，祖堂，東庫房，西庫房，東客

堂，西客堂，法堂，方丈，立雪亭，佛祖殿，毘盧閣，白衣殿，地藏殿等，在寺之後，並有初祖庵，二祖庵，達磨洞等，就中鐘鼓樓在大雄寶殿前左右對峙，柱爲石造方形，入口正面左右用八角柱，其周圍刻雲龍，或牡丹唐草，鳳凰，孔雀，唐兒等薄肉刻，頗爲富麗，其斗橫及軒的出頭各層都有變化，構成奇拔雄偉的輪廓。堂內北柱有「大德四年七月日」南柱有「大德六年六月之刻銘，於此可知造作之年代乃我國佛教史上最稀見古代建築之一，實極具歷史藝術的價值，而今屋破軒落，荒廢不堪，殊爲可惜。

初祖庵在寺之西北約二里處，又稱面壁庵，亦即當日達磨大師九年面壁處，前後殿爲主，由



少林寺大殿

幾處附屬小屋所成，均係木造，石柱，並刻有「廣南東路韶州仁化縣潼陽鄉烏珠經塘村居，奉佛男弟子劉善恭

，謹施此柱一條」。大宋宣和七年佛成道日焚香書」。於此可知再建的年代。後殿



少林寺初祖庵

內壁金興定七年（即南宋嘉定十六年）係李純甫撰重修面壁庵記。並有新修雪亭西舍記等刻銘小碑嵌入。

二祖庵在寺之西南八里處，規模甚小，堂內奉安二祖慧可像。又寺內有許多碑石，就中，嵩岳少林寺碑在鐘樓前面，東部尙書裴灌撰文並書唐開元十六年七月造立——另有唐太宗文皇帝御書七字寺額，上段刻太宗賜柏谷塢慶御書，下段略記該寺至唐初之沿革，及賜田御書勅文等碑。鐘樓側面有開山祐公碑，翰林學士程鉅夫撰文，集賢學士趙孟頫書，嘉議大夫郭貫篆額，元仁宗延祐元年建立。天王殿外右列碑中有息庵禪師行實碑文，係其門人日本古源邵元所撰，元至正元年造立，其他義淨撰文，係李崑所書，

開元三年如通造立戒壇銘，宣德郎崔琪撰，天寶九年四月堅順建立靈運禪師功德塔銘，登封縣令郭湜撰文，大歷六年六月立塔同光禪師塔銘等，這些塔銘碑記不僅文義優深，而筆力秀麗，極具文化藝術的價值，龍門二十品碑帖，均屬此類性質，佛教影響於我國文化之深遠，於此益見矣！

三、達磨對武帝

菩提達磨，是南印度人，於梁大通元年，由南印度航海抵達廣州，刺史榮昂奏聞武帝，帝遣使齎詔延請，遂到當時首都南京（金陵），便與武帝展開問答的序幕：

梁武帝問達磨大師曰：「如何是聖諦第一義」？

磨云：「廓然無聖」！

帝曰：對朕者誰？

磨云：不識！

帝不契，達磨遂渡江至魏。

這是兩者問答的內容。

達磨大師，因武帝不能領會他的答話，於是飄然一葦渡江到河南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而坐，人無識者，終得二祖神光慧可付以心法，梁大同二年端然坐化，全身建塔於熊耳峯，是傳持印度佛教的二十八祖，是中國禪宗的第一代祖。

武帝姓蕭名衍，字叔遠，原爲南齊宰相

，封梁公，進封梁王，終受和帝禪即天子位，國號梁，改元天監。在位四十八年，太清三年，八十六歲崩。武帝不僅是位熱心佛教徒，造了許多寺院，度了數十萬人出家，並且嘗披袈裟，自講「放光般若」，感得天花亂墜，地變黃金，辨道奉佛，感化羣衆，曾三度捨身於同泰寺，自稱為「三寶奴」，嚴持優婆塞戒，臣民呼為「佛心天子」！

武帝與達磨大師，兩人的簡史已經介紹過，於此可以看出武帝是個怎樣熱心佛教的人，達磨是個怎樣超脫拔俗化人的大師，「如何是聖諦第一義」？這顯然武帝對於佛法研究，頗有心得，不是一般信口開河的外行話，武帝經常與婁約法師，傳大士，昭明太子，持論真俗二諦。據教中說：真諦以明非有，俗諦以明非無，真俗不二，即是聖諦第一義，此是教家極妙窮玄處，帝便拈此極則處問達磨，「如何是聖諦第一義」？武帝的問話，顯然立脚於言說二諦中的真諦的真理，這所謂第一義，決不是自證自悟的真理，是指教家中的真理，顯然落於言詮！

佛法自漢明帝東來，到達磨時約五百多年，這時佛教的趨勢，已經翻譯了許多經典，而進入研究的時期，於是觀相判教立宗，而不顧自己內省，埋頭於客觀的理論，疎忽了佛教中心生命的解脫，墮落在理論中，達磨大師特提出「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

成佛」的本旨，來拯救墮落在言說中的時流，要向自心中求解脫，不在言教中玄論真理，所以便答「廓然無聖」。這個「廓然」，顯然給墮在言說二諦中的武帝一個全般的否定，不落一點計校情塵，不唯非非，亦非非是，武帝有個聖字在胸，固然要斬斷，無事甲里的痴漢被無礙，也要斬斷，斬斷一切是非凡聖知見，活達磨在當人脚跟出現，所以圭峯宗密地：

達磨受法天竺，躬至中華，見此方人，多未得法，唯以名數爲解，事相爲行，須令知月不在指，法在我心頭，但以心傳心，不立文字，顯宗破執，故有此言，非離文字，說解脫也——禪源諸論集上——

於此可見達磨東來的宗旨，即在拯救時弊，以佛教本來的立場，使之一一還歸於自己，而獲得自己真的生命，故答以「廓然無聖」，正是截斷了教中所說的妙理，是超越了一切，是無佛無衆生，無古今的境地，這個境地，就是我們的本來生命。只是立脚於言說中以聖諦爲第一義的武帝，一聽達磨大師不僅否認了俗諦，連聖諦也否認了，那末佛教還有什麼？便有點惱羞成怒的氣概，而向達磨示威道：對朕者誰？意思說聖諦被你否定了，我是當今皇上富有四海貴爲天子，現實的世界在你眼前，總該認識罷，那知達磨大似擺過龍門陣的老將，看武帝直似

稚子弄兵向他挑戰。便輕輕地答道：「不識」，這個不識二字，即是無言之言，不得已之言，否定了語言之言。雖輕輕地兩字，却是聲震雲霄，教人耳聾三日。孔子也曾說過：「我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老子也說過：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因武帝不契，還留做什麼？於是達磨便飄然還舉：「遂渡江至魏」。

這是一幅渡江畫景，也給中國畫家劃出一幅超然的意境，自此，達磨一輩渡江，達磨面壁，隻履西歸，都是從禪上開發藝術上新的生命。「渡江」，是從江南到江北，「至魏」，當時南北分治，史家稱爲南北朝時代，江南爲南朝，江北爲五胡十六國，是歷史上最混亂的時期，北方漸統一爲魏，後又

分爲東西魏，史家稱爲北魏，達磨渡江，正是北魏孝明



少林寺二祖庵

帝時代。

四、達磨對慧可

達磨至魏，面壁九年，人皆不識，只謂之壁觀婆羅門，當時有僧名神光者，久居伊洛，博覽羣書，善談玄理，每歎曰：孔老之教，禮術風規，莊易之書，未盡妙理，因聞達磨大師止住少林寺，乃前往參訪，但達磨大師終日端坐面壁，無法請益：一日適降大雨雪，光求法心切，立於雪中，雪積過膝，毫無畏懼，於是達磨大師，愍而問曰：

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

光含淚的哀求道，唯願和尚，慈悲開耳露門，廣度羣品。祖曰，諸佛法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真乘，徒勞動

苦。

光聞達磨開示，頗有警惕，乃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於祖前，以示為法心切，達磨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為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於是易名曰慧可。並請示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

達磨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

可曰：我心未寧，乞師與我安心。

達磨曰：將心來與汝安。

可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我與

汝安心竟。並開示道：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展轉至我，我今授之於汝，汝善護持，

並授汝袈裟，以為法信，各有所表，宜可知矣。唯恐後世，以我與汝異國，或不信師承

，然時汝當以此定其宗趣，吾逝後，法雖大業，知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悟理

者少，吾有楞伽經四卷

，亦用付汝，即是如來

心地要門，令諸衆生開

示悟入。

這是達磨大師洞悉

時弊而誠告慧可的話，

和達磨同時代的蔣之奇

序楞伽經文中說：

至像法末法之後，

去聖既遠，人始溺文字

，有入海數沙之困：而

於一真體，乃漫不省耳，於是有祖師出焉，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以為教外別傳。」

於此可以看出出時代的弊習，達磨大師之所以提示見性成佛的意趣，就是要救時代的弊風，因此，一華五葉，由慧可而僧璨，道信，弘忍，六祖，一脈相承，六祖以後又出了許多優秀弟子，若神會，慧忠，行思，懷讓，以及再傳弟子，若馬祖，百丈，南泉，趙州，丹霞，藥山，鳥窠等輩，禪的頓悟宗風震撼了整個大江南北。

五、宗風靡滿天下

中國的禪宗，雖始於達磨大師，但達磨東來究竟帶來些什麼？是故一提到禪，就不能不想中國民族文化的特質，東方文化的精髓，深奧的哲學，崇高的藝術，似乎都孕育在這裡！佛教由漢至六朝，經過翻譯而進入研究的階段，遂競相判教立宗的趨勢，這時候，達磨忽然來到金陵，首先對立於聖諦第一義武帝，一個堅絕「廓然無聖」的否定，高唱着「見性成佛」。把無佛，無衆生，無古今的自證法傳來中國，把以往限於言說，是非，常短，一切對峙知見，都一掃而空，只因武帝未能領悟這個第一義諦的真義，便去北魏面壁九年，自此禪風揚於北方，慧可，僧璨，道信，弘忍一脈相承。黃梅以後，宗分南北，繼而一華五葉，分為五家七宗，



二 祖 斷 臂 圖

宗風靡滿天下，門庭日漸繁榮！於是應病與藥的垂示，公案，傳記不下萬卷的禪家語錄，傳於後世，若燈一般永遠的光輝。這些語錄，能使貴為天子帝王屈膝，高傲的儒家回心向大，前者如唐宣宗，明洪武，清雍正等，都會嚐過禪的滋味。後者如韓愈、白居易、歐陽修、陸游、三蘇、王安石、宋濂、龔定齋等，都受過禪學思想陶冶，這不能不說是禪家無比的光輝。唐宋以後，中國佛教以禪為中心，各宗都漸衰落，唯有禪宗獨輝門庭，偉人傑出，號稱萬人禪門的興隆，真是空前絕後。經過漢、魏、隋、唐、歷千年的陶冶，融攝了孔孟老莊的玄理，產生出無比類的禪宗，唐以後無論是美術、詩歌、倫理、道德、玄學、莫不深深飽吸縱橫自在禪的思想，促成宋代性理學的產生，而出現了周濂溪、程明道、朱子、陸象山等學風，特別是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哲學，這不能不歸功於禪的力量。是故禪已不是印度的，而是東方文化的精粹，所以要能認識了禪，才能認識東方文化的精神。

（上接第二頁）

准你的經單」，他看到知客師故意問難，馬上放下臉指著知客說道：「你好沒有參學！怎能用輕慢心來問法，你要向我求開示，必須恭恭敬敬，搭衣展具，向我頂禮三拜，然後在我面前長跪合掌，我才可以講給你聽，

如此兒戲態度，豈是求法之道？知客受了他一頓嗆白，當時覺得這人貌雖不揚，明堂倒還不小，於是馬上擺了一個「烏龍」，口裡說好，請坐片刻，我馬上就來。

那個知客師掉轉身，跑到丈室，向方丈和尚來了一個「瞞天過海」，說適才來了一個不尋常的掛單師傅，他聲言要來常住聽經討經單，我問他聽什麼經，他答道要聽「大方廣佛華嚴經」，我問，大方廣三個字怎樣講？他的口氣真不小，說要聽「大方廣」三個字，那非得叫方丈和尚搭衣持具把他請到丈室來他才可以講，那位方丈和尚聽了知客這一番說話，一時好奇心動，當真披上大紅祖衣持具來到客堂，把慧明和尚請到丈室，慧明和尚進到丈室，對方丈說：「和尚你要聽我說法，還須把你的法座借我一坐」，方丈就依他，恭而敬之把他送上法座，他坐上法座，儼然像個法師派頭，把「撫尺」一拍，開口言道：「和尚，大方廣三個字，每個字有廣中廣，廣中量，量中廣，量中量四種講法，若講廣中廣義，那我輩也講說不完，要用廣中量中廣兩種講法，那也要講上一年或半載，假設要我用量中量的講法，我可以同你來談一談，不知和尚愛聽那一種講法？」方丈和尚聽他這麼一說，覺得這位行腳僧不簡單，不敢輕慢，乃回答說，就請講一講量中量吧！

於是，他就大作獅吼，如何名「大」？如何名「方」？如何名「廣」？把這三個字的體，相，用三重玄義，稱性而談，猶如桶底脫落，一瀉千里，足足講說了三個鐘點，方丈和尚愈聽愈高興，覺得所講的義理，全是從他自性中流出，不落前人糟粕，別有見地，奧妙無窮，引人入勝，馬上頂禮拜謝，連聲讚歎說：「法師高明！法師高明！」並且請他代座講經，這是慧明和尚受人尊稱為法師的來由。也是他開始講經的第一遭。

自此以後，諸方叢林多慕慧明法師的名望，紛紛延請他講經，他每次講經，都是座無虛席，他雖然有了講經法師的聲名，可是他却不在文字書本中推敲，志趣在禪那，他的講經，全憑着他的領悟去發揮，不像其他講經法師要參考疏鈔，他認為疏鈔上面的義理，乃是前人的見解，與自己毫不相干，疏鈔背誦得熟，也不過是替別人數寶，所以他講經從來不判教，只是消文釋義，而喜談有啟發性的公案典章，故為一般禪師和男女居士們所樂聞，只要聽得慧明法師去到某處講經消息，禪師和和一些居士們，都是蜂擁地跟著他跑，那種情景，是普通一般講經法師不曾有的。慧老他雖然是個不講文字的人，可是，說的法語，却很優美，那年，我在靈隱過年，除夕晚上，他上堂說法，我記得法語中有兩句話「花開朵朵艷，梅瓣片片

「香」，是多麼有詩意啊？豈是一個不喝墨水的人所能道出？可見是他的悟境。（有慧明法師語錄一卷爲湖南談玄法師記錄）

在我親近慧明老法師半年中，覺得這位大德有許多奇特的行藏，第一點，他不好虛榮，有一件事實，可以證明，當民國十三年間，杭州靈隱寺宣佈改爲十方叢林，（靈隱寺原係子孫派系寺廟）杭州地方諸山長老護法居士集會，商討推任首任住持，大家以慧明法師道行高深，德望隆重，咸都推舉慧老爲靈隱住持，被慧老拒絕，再三殷勤勸請，也不答允，過了半年，於是大家設了一個計，由幾位當地著名居士出面，邀請慧老到靈隱寺吃齋，慧老不疑有他，乃應邀前往，當他跨進靈隱山門時，看見兩旁站着成排的僧衆，全都是搭衣持具，像迎駕的樣子，他看情形不對，知道上當了！馬上掉轉頭，邁開大步飛跑，大家追了上去，將他攔住請他回來，他於是往地下一坐，把雙腿盤起，死也不肯起來，大家無法，只好把他捧抬了回來，捧進天王殿，鐘鼓齊鳴，燃放鞭炮，他却大哭大喊，後來把他捧到丈室法座坐下時，他仍然嚎哭不已！大家爬在地下，齊聲說：「向和尚道喜」！他一邊哭着一面說：「我不是當住持的材料，諸位如此愛我，實在是害了我，我無道無德，也無行持，有何能爲來領衆，還是另選賢能，請大家慈悲，把我

放走吧」！說罷，又是放聲大哭，經大家跪在地下苦苦哀求，表示如果不答允，都不起來，這樣，慧老才勉強答允權充靈隱住持。

慧明老法師，他雖然榮任杭州首刹住持，名位是那麼崇高，可是，他的生活一切，却依然是舊日風光，仍是個禪和子派頭，每天過堂吃飯，不吃私菜，與大眾粒米同餐，他的臥室中，除了一張木榻板床之外，只有一個條桌，桌上也沒有任何擺設，只有一個土茶壺和一隻茶杯，床上也只有破棉被一條，兩件破衲衣，和一套破舊的換洗衣褲，即或有信徒供養他的新衣新褲，擺不上兩天，也就過戶轉送給人家了，杭州地方一班「要羅漢」們，沒有衣穿，沒有錢用，全都是跑到靈隱來向慧老打秋風，慧老對那些「要羅漢」，最是同情，來者不拒，有求必應，要什麼，就給什麼，從不吝惜。

慧明老法師如此慈悲喜捨，正因為這樣，却也鬧了不少笑話，他去到外面，往往回到家來，變了相，不是外面的大袖「海青」沒有了，只穿着短衫褲回來，就是裡面衣褲被「要羅漢」剝去了，打着光冬冬，穿着空心「海青」兩手捏着衣角羞答答的走回來，有一次鬧的笑話更大，慧老一早去到一个信徒家裡應供回來，走到西湖斷橋地方，遇着一羣「要羅漢」，他們看到慧老，一齊擁上，有的討大衣，有的要短褂，有的要褲子，

慧老笑嬉嬉地全都滿足他們的心願，一件一件，都脫給他們，結果，落個赤條精光！見不得人，大是難堪！無何，只好跳下湖去，將身子縮在水裡遮醜，只把頭伸在外面，就是這樣在水裡泡着，泡到日落西山，想到天黑再溜了回去，恰巧，這時他看到有一個熟人從橋上走來，他向那人喊叫說：「我的衣裳沒有了，全都結緣了，不能見人，請你快到寺裡報個信，叫他們快送衣裳來」，後來，還是廟裡派人把衣褲送到，他才爬上岸來，此老真所謂是「難捨能捨」了。慧明法師捨得精光，成了杭州佛教的佳話。

慧老法師，純是平民作風，不貪享受，平常信徒們送給他的供養，菓品，糖食，糕餅，以及穿的衣料，慧老他從來不享受，馬上派侍者送到禪堂，念佛堂，上客堂去結緣，遇着有人送「紅包」，他就把錢送到庫房去打齋供衆，他有一句口頭禪，「房裡有了這些葛籐，我不能睡覺」。此老的解脫，由此可見一般。

慧老他雖然是一位講經法師，又是大叢林中一位當頭大和尚，他却並不以此名位爲榮，不自豪自大，平易近人，由於他的風度瀟灑，像春風一般，和藹可親，清衆們在他面前，多不拘形迹，他也歡喜同清衆們打交道，尤其是與行單一般苦行僧最有緣，常同菜頭，園頭，門頭，水頭苦惱人一道「沖壳子

「聊天，也不時幫着種菜，挖地，潑糞水，舉凡勞作的事，樣樣都幹。在民國十七年，蔣先生下野，去到杭州靈隱寺遊覽時，因慕慧老法師道風，特地到方丈室拜訪，遍覓不得，後去到菜園，才看到慧老穿着短衫破衲，口裡嚼着煙筒，（慧老有吸黃煙習慣一支紙煙截成三節來吸他的衣袋中常有煙屁股帶着）手持黃瓢，在那裡潑菜，蔣先生愛他的解脫風度，覺得他坦率自然而沒有做作，也就站在菜園裡同他攀談了一會。

慧老的風度，一向是解脫的，有一年，湖北歸元寺請他講圓覺經，到期全寺職事僧衆齊到山門排班接駕，一連迎接三天，都不見他到來，大家都覺得奇怪！到第四天，方丈和尚在齋堂吃飯時，看見角落裡掛單客師坐位上有一位師傅頗像慧老模樣，仔細一看，正是請來講經的慧明老法師，心中大喜，吃完了飯，方丈和尚在座上宣佈，請大家不要回房，就在齋堂向慧老法師接駕，大家都覺得奇怪！並不見慧明法師到來，何以要在齋堂裡來接駕？還是方丈和尚下座走到上客堂坐位把慧老請了出來，大家一看，這才知道這位講經法師早已來到常住，是躲在上客堂裡！原來他在五天之前就來了，裝作掛單模樣，知客師認不得他，所以把他送到上客堂去了，方丈和尚馬上爬在地下磕頭頂禮陪罪，並且叫知客師向慧老求懺悔，慧老說，

這不能怪知客師失禮，我怕驚動大家，不當，是我自己要掛單的，我樂意掛單生活。看來，慧明老法師，是何等的解脫？

慧老法師，他有一個怪性情，生平討厭擦胭脂粉的女人，也討厭打扮漂亮的女尼，他見到這樣的女人，馬上會鼓起嘴巴，少不得說幾句諷刺話語，「你打扮得如此這般美麗，是歡喜人家看你，那你來世一定還會變女人」。因之，杭州地方一些尼庵裡面的青年尼姑，一看到慧老，都是「趕急躲避」，不敢見他，也不管是達官貴人的太太小姐，他照例是要諷刺兩句，不問人家受得了受不了。上海會審公廨大法官關炯之，是上海佛教界一位頂頂大名的護法，他的姨太太，打扮的花枝招展去拜見慧老，被慧老無情地捧喝了一頓，她回到家裡，整整哭了三天，後來，領會到慧老的說話，是開示她的法語，是慈悲心，反而慚愧起來，乃又改穿素服，也不擦胭脂花粉，再去禮拜慧老，請求開示，並皈依在慧老門下，當了慧老的弟子。過去高僧的行藏是如此，今之高僧如何？

民國五十五年元旦日於常樂寺

（上接第二十四頁）

三歲於安徽迎江寺辦安徽省佛教會，並招生開學，三年圓滿，四十六歲出洋考察各國佛教，由日本而南洋、而印度、而歐西、遊方

說法者三年，四十九歲天寧寺治祖座下授記者四人：明鏡、月霞、惟寬、應慈，是遜清光緒三十二年也。五十一歲因端午橋、楊仁山、清道人等之推薦，應江蘇僧教育副會長之選，並任江蘇僧，五十四歲湖北洪山講楞嚴、圓覺、楞伽諸經，適值武昌起義，黎元洪責令帶僧兵，遂借出洋名義赴滬，受時報館狄楚清居士之招待，並介紹入哈同花園，康南海敦促羅迦陵居士開辦華嚴大學，招生六十名，習預科三年，入正科亦三年，方克畢業，並於園中新造禪堂、講堂，每日坐香，講授大小乘經論，詎意料預科甫告畢業，而異教從而破壞之，從康南海議，遷全校師生於杭州海潮寺，就其舊有之禪堂、法堂、續辦正科三年，於是六十學子遂得卒業，中間嘗應孫毓筠之請，講楞嚴經於北平，以反對洪憲帝制，幾遇禍，遂南歸，六十歲先到漢口講楞嚴，後至碧山講法華及一乘教義章等以自壽，是年夏，奉治老和尚命，分燈常熟興福寺，七月初一日昇座，冬月三十日入寂於杭之西湖玉泉寺，錢山主奉骨灰塔於興福寺內之師子口。師生平宗教並進，所謂無一日不坐香，無一年不打七，所辦學校，無論預科，正科，每日升大座一次，小座，抽籤後講一次，不違佛制，如此著述有維摩經講義二，楞嚴講義未及完成，半途示寂，此其崖略也。

大慈恩寺玄奘三藏之道場

東 初

——名山古刹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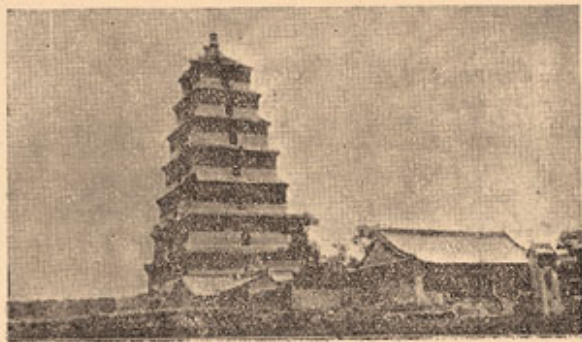
一、唐代兩大勝蹟

(一) 建寺報恩

盛唐爲我國佛教史上黃金時代，不特高僧碩德，相繼出世，開宗立說；而君主賢明，禮賢優士，崇敬三寶，興建寺塔，迄今尙存遺蹟者，猶有二焉：一大慈恩寺，一大雁塔，此皆唐代佛教著名之勝蹟也。

崇德報恩，乃我國五千年來傳統立國之

根本。孔子曰：「孝爲人之本與」？盛唐爲我國歷史上版圖最廣，國威遠耀，古今無比。史稱：「東自高麗，西至波斯諸國，朝會者各帥其屬扈從」，誠如西域



大慈恩寺遠景

記所謂：「絕域殊邦，咸承正朔」。於此可見唐代國勢之昌隆也。然而，盛唐之所以能發揮強大國威，聲譽遠播，萬方歸向者，殆爲政治修明，文武兼備，崇敬三寶，明德尙善，光輝日新，舉天下之人莫不景仰追從。高宗在皇太子時，爲報達文德皇后慈母深恩，乃於貞觀二十二年，長安城南八里處，進易坊無漏寺（一說淨覺寺）舊址，興建大慈恩寺，表彰孝道。大慈恩寺，總建十餘院，共一千八百九十七間，極具莊嚴，雄偉無比。功德圓滿，皇太子親臨拈香，禮佛賜額，勅度三百僧，並供養五十位高僧大德，歷代高僧大德若玄奘，窺基，道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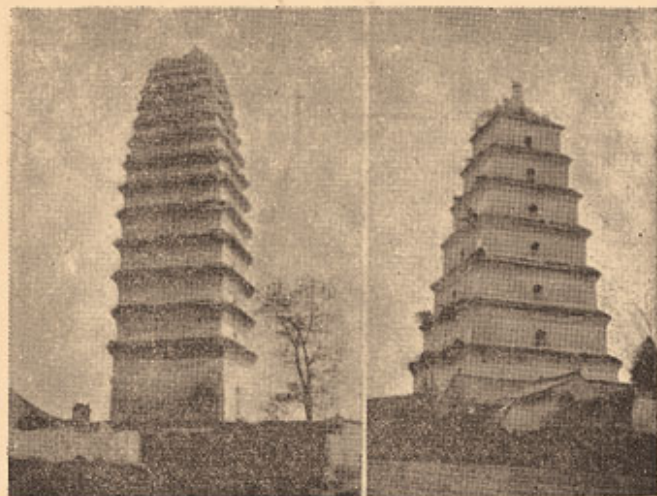


大雁塔浮影

靖邁等。皆曾於此翻譯經典，或撰述疏章，宣揚聖教，紹隆三寶。其於佛教之闡揚，學術之傳播，貢獻殊大。而盛唐崇敬三寶，禮遇之隆，前代少及。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我總統蔣公首對日宣佈不採取報復主義，使在華百萬日本軍民，安然而返，此種博大仁慈之至德，實爲繼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統。古今映輝。舉世稱譽！

(二) 建塔藏經

法師於貞觀十九年，自印携大批梵夾，回至長安，從事譯經大業。爲防止法寶散失，兼防火災，乃於永徽三年奏請於大慈恩寺，興建寶塔。安藏經像，即今之大雁塔也。塔基廣方一百四十尺，高一百八十尺，貞觀二十二年法師譯出瑜伽師地論，奏請太宗製大唐三藏聖教序，皇太子又撰序記。永徽四年令褚遂良書此兩序碑文，石刻安置塔內，迄今猶存。碑用黑大理石製，立於方趺上。碑身高五尺八寸七分，底邊三尺三寸，頂邊有二尺八寸六分，上刻什迦五尊兼二天像，下刻三天人像，左右緣刻寶相草文，碑上身



小 雁 塔

大 雁 塔

作螭首，各題匾額，手技精緻，極為優美。

武后長安年間，曾徹底改建，原為五層，後改為七層，唐明宗長興間，更加重修，面目為之一新。宋神宗熙寧中罹火災，明英宗順天年間，並清聖祖康熙年間，均經重修，以至於今。塔係磚造，方百四十尺，高百八十尺，二層以上，其大漸以遞減，視之頗有安全感。初層及二層外壁以瓦蓋柱各九間，三四兩層各七間，其餘三層各有五間。柱皆作斗形，軒，累積磚十數段，漸次突出外方。最上層亦累積磚，漸以遞築塔形。各階

外壁中央，各開一蓬萊拱窗，就中，其初層現今東北三門皆封閉。唯南面開口為通路，由此可通達方約二十二尺的內間，以木造階段可以次第登達第六層。又初層南面入口左右，各廣約五尺，深約九尺小室。前記聖教序碑，即安於左右室壁，唐時稱此塔為慈恩寺浮圖，後世稱為大雁塔。（另有小雁塔，在西京南門薦福寺，中宗景福年間所建。此塔自唐初建築以來，上層雖經改變，由五層至七層，但其基礎及下層，絕未改變，迄今已一千三百年矣！

二、大慈恩寺與譯經事業

（一）法師的宏願

唐三藏玄奘法師，俗稱唐僧，姓陳名祿，隋開皇十六年^{五九}，出生於河南陳留縣。他的父親名慧，是一位很有學問的人，法師八歲時聽他父親講孝經，至會子避席，忽整襟起立，父問其故，答道：會子聞師命，尚猶避席，我是何人！今奉慈訓，焉宜安坐不動？於是他父親很感欣慰，知其必成大器，便更鼓勵他讀了許多聖賢書籍，養成廣泛研究學問的興趣。自此，愛古尚賢，非雅正之籍不看，非聖賢之風不習。當時佛教很興盛，法師於大業四年，時年十三歲，便於洛陽淨土寺出家，其二兄早先出家，即長捷法師。因

之弟兄二人同住一寺，時洛陽學風頗盛，涅槃，攝論，俱舍，毘曇，時有講授。法師執卷服膺，竟忘寢廢食，不數年間，對佛學便有了很深的基礎，然為更求進步。便與其兄往各方參訪善知識。先至長安，十八歲時，經子午谷入蜀，居成都，又學習了四五年，對攝論，毘曇，俱舍，涅槃，都有了很深的研究。武德五年，時年二十一歲即受戒，坐夏學律，五篇七聚之宗，一遍斯得。旋至荊州宣講攝論毘曇。復至河南山東河北等地，弱冠方過，足跡已遍全國。復至長安，從僧辯法常諸大德遊，研討經論，彼等知其根機很大，便歎惜道：「汝可謂釋門千里駒，惜余輩年老恐不能見也」。但法師對諸多經論，覺未能盡其理解每從國內諸大師質疑，又不得要領，故發憤西游求名師。並仰法顯智嚴西行求法，導利羣生之高風。慈恩傳云：「師既遍謁眾師，備餐其說，詳考其義，各擅宗途，驗諸聖典，亦隱顯有異，莫知其從，乃誓西遊，以開所惑」。故法師西遊動記，純出於學問，非如天主教徒之禮耶路撒冷，回教徒之禮麥加，純出於迷信之參拜。乃於貞觀元年，時年三十二歲，適遭霜儉，勅道俗隨豐四出，因此隨饑民潛赴瓜州（敦煌）多間抵達高昌境（吐魯番縣），為高昌王麴文泰所禮待，並欲強留供養，經法師誓以死拒，說法一月，始准西行。高昌王復贈送



玄奘求法像

諸多禮物及書函二十四封，通屈支等二十四國，並給從騎，護送至西突厥葉護可汗衙所，葉護長子乃高昌王之妹婿？唐初西突厥方強，大雪山以上六十餘國，皆其部屬。奘師欲赴印度，非藉其保護不可，否則抵達屈支後（即今庫車縣），正可南行，由疏勒以踰葱嶺，何必繞道西北，越海拔七千公尺天山冰嶺。經今俄屬中亞及阿富汗以入印度。此路爲法顯法勇以來所未經行也。奘師於素葉城會見葉護，可汗甚喜，隨命一通解漢語者，護送奘師至迦毘試國，是爲西突厥最南之屬國也。由斯展轉達迦濕彌羅國。是故奘師能順利抵達印度，實高昌王麴文泰及葉護可汗之力也。

奘師西遊，經壹百三十餘國，歷十九年，周遊五印度，遍參名師，親受業於戒賢智光，並於彼邦大宏宗風，所至各國皆待以國師之禮。於貞觀十九年同至長安。奘師於十六年多聞於曲女城開辯論大會後，即思東歸，戒賢亦勸其早歸。十七年起程回國，以大

象馬馱負經像六百餘部，十八年三月抵達于闐，因馬匹死亡，暫留于闐八個月，先表告歸，本想再至高昌，謝其誠意招待及書函介紹可汗之情，那知高昌於貞觀十四年爲侯君集所討平，收其地設州縣，遂乃終止。故於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抵達長安。奘師回國十三年，顯慶三年（六五八）西突厥即爲高宗平定，設置府州，自此，唐代的版圖，東自高麗，西達波斯諸國，領土之大，曠古之未有也。

（二）奘師的慧業

太宗聽說奘師將回國，特令梁國公房玄齡至郊外迎接，朝野一致崇敬。

太宗父子爲奘師設譯場於長安，初住弘福寺四年，次住慈恩寺八年，陪高昌住洛陽積翠宮一年，西明寺二年，最後五年住玉華宮，奘師回國二十年，從事譯經大業，未有一日暇逸，茲特按年記述於後，以窺其偉業。

貞觀十九年^{六四}五十歲，正月二十四日歸至長安，二月謁太宗於洛陽三月同至長安，住弘福寺，從事譯經大業，是年譯出菩薩藏經，佛地經六門陀羅尼經，顯揚聖教論。貞觀二十年^{六四}五十一歲，是年住弘福

寺，譯出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創譯瑜伽師地論，並成大唐西域記十二卷。貞觀二十一年^{六四}五十二歲，是年住弘福寺，譯成解深密經，因明入正理論，大乘五蘊論，並奉勅譯老子道德經爲梵言。

貞觀二十二年^{六四}五十三歲，是年住弘福寺，完成瑜伽師地論壹百卷。能斷金剛經，攝大乘論，無性菩薩所釋攝大乘論，世親菩薩所釋攝大乘論，唯識三十論，緣起聖道經，因明入正理門論，百法明門論，太宗製大唐聖教序，以冠新譯諸經論首。十月大慈恩寺成，請奘師爲上座，並在寺中別置弘法院，專爲譯經之用。

貞觀二十三年^{六四}五十四歲，自此奘師移住慈恩寺，五月太宗崩，高宗即位。太宗在時，常召入宮中，對譯經事，不無影響。自此，專務翻譯，無棄寸陰，是年譯出般若波羅密多心經，集希有經，天請問經，最無比經，如來示教勝軍王經，菩薩戒經，佛地經論，王法正理經，大乘掌珍論，阿毘達磨身足論，勝宗十句義論。

高宗永徽元年^{六五}五十五歲，是年，譯出無垢稱經諸佛心陀羅尼經，分別緣起初勝法門經，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稱贊佛土佛攝受經，廣百論，大乘廣百論釋，本事經，瑜伽師地論釋。



窺基大師像

永徽二年^{六五}五十六歲，是年譯大乘大

集地藏十輪經，受持七佛名號所生歷法經，大乘成業論，阿毘達磨俱舍論本頌一卷。

永徽三年^{六五}五十七歲，是年譯出阿毘

達磨顯宗論佛臨涅槃記法住經，大乘阿毘達磨集論。

永徽四年^{六五}五十八歲，是年譯出阿毘

達磨順正理論，是年那爛陀寺慧天智光來書問訊，並報戒賢已寂矣。

永徽五年^{六五}五十九歲，是年續譯順正

理論，難提蜜多羅所說法經住記，顯無邊佛土功德經，稱贊大乘功德經，陀羅尼三種共經三卷。

永徽六年^{六五}六十歲，是年譯瑜伽師地

論釋一卷。

顯慶元年^{六五}六十一歲，契師在慈恩寺

因西游印度，步度天山及雪山冰嶺，遂得寒疾，發即封心。歸國以後，頻年屢發，均賴

藥鎮壓，是年五月復發至十月始愈。譯十一面神咒心經，自是年起，創譯大毘婆沙。契

師因慈恩寺未得立碑，傳芳後世，乃請趙元超，李義府等奏請建立大慈恩寺碑，因獲恩准，三月親製文頒賜。

顯慶二年^{六五}六十二歲，是年陪高宗住

洛陽積翠宮，並帶五人同往，廣續翻譯。並

回故鄉探親，僅餘老姊一人，既無兄弟，雙親已故四十餘年，值當隋亂，匆匆安葬，至是請假改葬。所需經費，均由官給，道俗赴者萬人。自此，師厭居京洛，奏請於少林寺靜習禪業，且專譯功。表中有「六十之年風

焉已至，又曰，少來頗專精教義，唯於三禪九定，未暇安心，若不斂跡山中，不可成就」云云，帝未之許，續譯大毘婆沙，所緣緣論，發智論。

顯慶三年^{六五}六十三歲，是年上半

年住慈恩寺，七月奉勅移西明寺。契師回國以來，住慈恩寺達八載，故慈恩寺不惟有助於譯經大業，而契師仁風遠播，德化萬方，可說皆孕育於慈恩寺，故

慈恩寺，乃契師之道場也。契師蒙勅移

住新寺，其門人窺基繼住大慈恩寺，大弘法化。窺基為契師得意門人，曾參探

十大論師唯識釋論而為成唯識論，其對契師

所傳唯識學發揮，貢獻殊大，唯識學重要之

經論，均經其著疏釋義，號稱百部疏主，世

號慈恩大師。高宗永淳二年，寂於慈恩寺，

時年五十一歲。

契師自顯慶三年起住西明寺二年，至顯慶五年改住玉華宮翻譯大般若經至龍朔三年

十月，歷四年始完成。麟德元年二月五日，

圓寂於玉華宮，享年六十有九。門人等遵其

遺命，移其靈柩於翻經院。四月葬於滄東白

鹿原。京邑及諸州送葬者百萬餘人，是日繙

素宿於墓地者三萬餘人，至總章二年^{六六}，

奉勅徙葬於樊川北原，營建塔寺，其地在今

長安城南四十里，肅宗賜額曰：興教寺。

於此還有一人焉，尚需一提者，即那提

三藏，續高僧傳云：「那提中印度人，以永

徽六年携大小乘經律論五百餘夾一千五百餘

部至京師。有勅令於慈恩寺安置，時契師當

塔



玄奘塔

途翻譯，聲華騰蔚，無由克彰，既不蒙引，反充給使。顯慶元年勅往崑崙諸國，採取異藥，龍朔三年返舊寺，所齎諸經，並為獎將北出，欲譯莫憑……余（道宣自稱）博訪大夏行人云：那提，龍樹門人也，深解實相，善達方便，小乘五部毘尼外道四吠陀論，莫不洞達源底，通明言義，所著大乘集義論可四十餘卷，將事譯之，被遺遂闕。據此，那提當為「法性宗」大師，因與獎師宗派不合，遂以見擯，其齋來經典，堪與獎師比匹，但未有一卷譯出流通，實我學界千古之遺憾也。昔佛陀跋陀羅見排於羅什，若非慧遠大師調和，請其南下，則六十卷華嚴經，末由出也。而那提未能展其鴻才，誠如續高僧傳云：夫以抱麟之歎，代有斯蹤，知人難成，千齡罕遇。而獎師妨賢遏學，亦未可謂為盛德之累，蓋物不兩大，理固皆然也。

玄宗時義福來住，深得帝之崇敬，住此二十餘年圓寂。德宗時北印牟尼失利來此，譯出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十卷。元和元年六月卒於寺。大慈恩寺，實為濟世慈航，匡時柱石，化雨沾濡，慈恩累化，至今法門仍沾其餘澤也。

大慈恩寺，年久荒頽，興廢不一，今僅能見其遺蹟，已非當日之面目，唐代之大慈恩寺殆已灰燼矣！

三、玄奘三藏之偉績及

其貢獻

以佛法而論，今日佛教衰落已極，僧侶多陷於權利觀念，金錢多於智慧。可謂名存實亡。欲復興佛教，更需要獎師那種為法忘軀的精神來激發，獎師不僅為一留學生，並且為一偉大翻譯家，偉大的佛學家，他對佛教學術上之貢獻，絕非道安，慧遠，智者，賢首，清涼，道宣，善導，六祖之所能及，然千百年來能有幾人知其偉大。只有製三藏聖教序的唐太宗纔賞識他，太宗因愛其才，曾兩度請其從政，輔助國是，均經獎師婉拒，這種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偉大的風格，實千古之楷模也。

(一)偉大之留學生

我國留學印度的學生，雖非始於獎師，但獎師却為我國留學印度學生中空前絕後的功者。我國留學生當以晉法顯為最早，迄今一千五百年。從晉至唐，往返於中印道上致力於兩國文化溝通者，不下數百人，最盛時期，亘兩世紀。以當日西遊路途艱險，非如今日海船或飛機之便利，朝發夕至。當時中印交通，僅有陸路一途。步行動輒數年，方可抵達。或結伴同往，中途畏難而退回者，或病死中途者，或死於印度者，或留於印度

不願返者，或回來再往者，然能貫徹始終，不畏艱險，僥倖抵達，學成攜帶大批梵夾而歸者，千百人中



能有幾人哉。獎師乃西遊印度千百人中之第一人也。其於貞觀元年八月；犯難越禁，西入流沙八百里，四顧茫然，人馬俱絕，上無飛鳥，下無走獸，視日月以辨東西，觀遺骨而識徑路，旅途之艱險，於此益見，每為妖魔所擾，或為盜賊所拘，或為饑渴所逼，唯默念觀音聖號及般若心經，祈求加被，總以堅定信心，遠紹如來，近光大法，誓不東移一步，寧可就西而死，此種壯厲百折不撓之精神，隻身遠去祖國五萬餘里。古今能有幾人哉。貞觀五年^{六三}，時年三十六歲，抵達印度，便進入佛學大本營那

爛陀寺，親炙戒賢智光論師，戒賢爲世親嫡嗣，時年八十九歲，盡傳其學，特爲獎師開講。瑜伽師地論，順正理論，顯揚聖教論，對法論，因明聲明集量論，及中論，百論等。俱舍、婆沙、六足、阿毘曇等，已先於迦濕彌羅國聽過，至此更尋繹決疑，凡留寺經五年，此爲獎師，畢生學業最得力處。復從勝軍論師學唯識抉擇論，旁及意義理論，成無畏論，不住涅槃論，十二因緣論，莊嚴經論等。兼問瑜伽因明等疑。故對五明四舍之典，三藏十二部之筌，七例八轉之晉，三聲六釋之句，無不精心研究，窮究甚微。並於那爛陀與師子光等，辯論空有不一，乃著「會宗論」三千頌，論成呈戒賢及諸大眾，無不稱善。融會瑜伽般若要旨，實爲獎師畢生大願，觀其歸後所譯經論，知其盡力於般若，並不在羅什之下，可惜梵本會宗論未經自譯出。烏荼國小乘論師般若多及諸外道謗誹大乘，乃造千六百頌制諸惡見，名曰「惡見論」，制十八部小乘，破九十六種外道。聲名大振，對東印度王說如來「三身論」，故印度諸大論師莫不稱歎盛德，尊爲大乘天。被他論倒的外道，欲欲頭謝罪，或求爲奴僕，獎師均不肯，只肯收爲門人。其最後三年，譽滿五印度。各國爭請前往說法，請不到者，幾動刀兵，最後經戒日王善爲安排；於曲女城開大辯論會，與會者有十八國王，各國小乘僧

三千人，那爛陀寺僧千餘人，婆羅門及尼乾外道二千餘人，設寶牀，請獎師坐爲論主，稱揚大乘，立真唯識量頌，並宣誓說，如有能破此量者，願截舌謝罪，經十八日無一人敢問者，更無敢辯論法義，戒日王嗟歎不已至此，獎師在印聲望，可謂登峯造極矣！貞觀十七年獎師東歸，戒日王及諸僧侶，乃遣使齎經寶，遠獻中華，中印邦交，由是而通。獎師回國後，唐太宗命王玄策等二十餘人報聘印度，並贈送戒日王及諸僧綾帛物品。

獎師西遊印度，共十九年，歷百三十餘國，昇邦道俗人民，莫不景仰歸從，其於西域爭取藩屬異族歸向中華，安定邊疆，有助於國防，實不讓於漢代之張博望班定遠二公遠征西域之功勳，唐太宗曾面譽曰：「並博望之所不傳，班定無得而載」。因獎師西行未帶一兵一卒，其降服異族，非憑武力，乃運用大乘佛法慈悲感化力，使其心甘願服，此爲治野蠻民族之不二法門。故獎師不僅爲留學中之偉人，亦復爲中華民族揚國光於異族，化邪歸正偉大之政治家。

(二) 偉大之翻譯家

佛教生命，寄託在翻譯，由漢至唐七百年間，殆爲佛教翻譯時期，而從事於翻譯者，多至百餘人。但初期來華西域之高僧，並無原本經典，但憑其個人背誦而已。分別功

德論云：「外國法師相傳，以口授相付，不聽載文」。初至我國，言語未通，筆述者雖屬國人，而未必精通教義，故對經中頌會艱難，每傳一句，必經數番審思，猶多不免錯誤。宋高僧傳云：「初則梵客華僧，聽言揣意，方圓共鑿，金石難和，盤配世間，擺名三昧，咫尺千里，觀面難通」。此爲初期譯經之寫照。而所譯之經典，又多屬小品，既未經選擇，又無系統可謂雜混零碎。在譯經史上能作系統輸入者，先後不過數人而已！

一、先有鳩摩羅什

羅什法師，乃龜茲國人，曾隨其母親留學印度，是位大乘論師。姚秦弘始三年來華，羅什不僅精通梵文，並通漢語。乃譯界第一流宗匠也。其所譯經論，比較偏重意譯。其譯法華，則「曲從方言，趣不乖本」，慧觀法華要序其譯智度，則「梵文委曲，所以秦人好簡，裁而略之」，僧叡大智度論序其譯中論，則「乖闕繁重者，皆載而裨之」僧叡中論序。其譯百論，則「陶練覆疏，務存論旨，使質而不野，簡而必詣」僧叡百論序。其重譯維摩，則「道俗虔虔，一言三復，陶冶精求，務存聖意，文約而旨，旨婉而彰」僧叡維摩序。其譯大般若，則「手執梵本：口宣秦言，兩譯異音，交辯文旨……與諸宿舊五百餘人詳其義旨，審其文中，然後書之胡音失者，正之以天竺，秦言謬者，定之

以字義。不可變者，即而書之，故昇名煇然，梵音殆半，斯實匠者之公謹，筆受之重慎也。^{僧叙大經品序}由此觀之，羅什所譯，對於原本，或增或削，務在達旨，其修澹經營之苦於此可見矣！

羅什譯出的經論，不僅富有詞藻，文學的意味尤濃，而其素質更起一大變化也，其所譯之大品，法華，維摩，以及中論，百論，十二門論，大智度論，不特為我思想界開一新天地，而為後來三論宗主要的寶典，即於文學界之影響亦至深至鉅。龍樹大乘教義，盛弘於中國，實羅什之力也。其門徒三千，達者七十，上足四人，道生、道融、僧叡、僧肇，其最顯著者。

二、繼有玄奘三藏

奘師曾留學印度十九年，精通梵文及彼邦方言俗語，其所譯經論，比較偏重直譯。續高僧傳卷五云：「自前代以來，所譯經教，初從梵語倒寫本文，次乃廻之順同此俗，然後筆人觀理文句，中間增損，多墜全言。今所翻傳，都由奘旨，意思獨斷，出語成章，詞人隨寫，即可披翫」。据此可見前代譯師，無論如何通俗，終是東渡以後，始學華語，辭義扞格，云何能免？口度筆受，終分兩極。即如號稱「轉能漢言，音譯流便」之羅什法師，其譯大智度論。振僧叙說：「法師於秦語大格……苟言不相喻，則情無由比……進欲停筆爭是，

則校覈終日，卒無所成，退欲簡而便之，則負傷手穿鑿之謫」。^{出三藏集記大智度論序}，則扞格情形，可以想見。真諦晚年，始得法泰對翻攝大乘俱舍兩論，譚歎曰：「吾早值子無恨矣」，^{唐高僧傳法泰傳}，是知前代任何名匠，總須與筆受者相依合作。原本所含義諦，最少亦須假兩人以上之心理，始得現於譯本。夫待譯乃通，已為間接，此則間接之中又間接焉。其間所失，在所難免。故必如奘師，能以身兼筆舌之兩役者，始足以語於譯事矣，故奘師不論意譯直譯，都能善巧調和，圓滿無所失也。其所譯出之瑜伽師地論，攝大乘論，顯揚聖教論，阿毘達磨論，二十唯識論，三十唯識論，成唯識論，辯中邊論，雜集論，百法門論，因明入正理論，其他十數種，非惟確立法相宗而已，而無著，世親學說能全部輸入我國，實為奘師之力，奘師以後，莫能為繼。奘師不獨翻梵為漢，並梵譯老子道德經及馬鳴菩薩之大乘起信論，因此奘師譯經，不僅東被，並兼西傳，使我國名著傳播異域，實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一大榮典！

奘師雖傳世親學說，但毫無宗派觀念，不排斥異己，其所譯出經論，包括大小乘及外道經典，六百卷大般若經亦出自奘師。歷經四年完成，是集諸部般若之大成，為漢譯一切經典中卷數最多者。大寶積經奘師亦曾勉譯數行，終以精力不逮而停筆，其譯出之

大般若，瑜伽師地論，大毘婆沙論，阿毘達磨順正理論，皆為人天之典，鎮國之寶。奘師回國，僅二十年間，譯出經論，總共七十三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羅什在華十數年，僅得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以之相校，實不可同日而語也。奘師用力，老而彌篤。二十年來，自立功課，無棄寸陰，每日規定譯課，若日間有事未能完畢，必繼之以夜，每至深更，方可停筆，復禮佛行道，至三更暫眠，五更復起，讀誦梵本，朱點次第，排定日間課程，如此者二十年如一日，非特熱忱可欽，而其精力亦非常人所能及。以一人之精力譯出一千三百餘卷經典，平均每年譯出六十七卷，而最後四年間，從顯慶五年至龍朔三年十月，平均每年譯出壹百七十卷。不僅譯經，並改正前代譯經的錯誤，規定譯經的條規，成為譯經史上永遠之楷模，如此不朽的成就，非為中國佛教史上空前絕後，即世界學術史上也找不到第二個。然其所携回梵本僅譯出十分之一，尚有五百八十二部，未經譯出，倘再假以年月，則所携回之梵本，盡譯成漢語，則嘉惠我學界又當如何，難可預料也。

奘師譯經一直譯至臨終前二十七日方停筆，這種孜孜不倦，死而後已的精神，當永垂青史，僅此二十七日間，猶隨時為諸弟子講解新經，釋諸疑難，無一日安暇，真是千

古之楷模也。古人所謂，「武士當死於戰場，學者當死於講座，」自古及今，中外學者，獻身學界弘法利物，未有如吾奘師者也。

(三) 偉大之佛學家

奘師在佛教史上，不僅為一偉大翻譯家，並且為一偉大佛學家，其對五明四含之典，三藏十二部之筌，七例八轉之音，三聲六釋之句，無不精心研鑽。觀其在印度為融和瑜伽般若兩大學派思想，曾著「會宗論」三千頌，及制十八部小乘破九十六種外道，所著「惡見論」，其為宣揚大乘真義，所立真唯識量頌，經十八日無人敢問，其對博大精深三藏經論造詣如何，於此可見。其最精者為瑜伽師地論。龍樹之中觀，無著之瑜伽，是佛滅七百年後印度兩大學派。龍樹中觀學派，經羅什譯至中國。而傳無著，世親唯識者，先後有三人焉。一、北魏菩提流支，二、陳真諦，三、唐玄奘三藏。此三人雖同傳唯識學。然由於各人主觀見解的不同，對唯識學釋義，就有了區別。而前二人所傳經論僅屬部分更非正統。唯奘師親承，戒賢論師，戒賢為世親嫡傳大弟子，他又是戒賢弟子，傳唯識學之正統，是其他所不及者。戒賢為奘師開講瑜伽師地論，同聽者數千人。而奘師連聽三遍，故對瑜伽師地論，造就頗深。瑜伽為「法相宗」根本論，所謂「一本十支

」。當時那爛陀寺，為印度法相學最高學府。凡解經論二十部者。一千餘人；三十部者，五百餘人；五十部者，並奘師十人。奘師學業最得力處，即在那爛陀寺。又從安慧弟子勝軍論師學因明聲明及大小乘論，以及外道籍羣書，四吠陀典，天文地理醫學方術數，無不窮覽根源，窮盡枝葉，是故奘師不獨精通佛學，天文地理，醫巧方明，外道典章，無不精通，在傳譯方面，唯識學固經其傳譯，即四含五明之學，亦賴其傳譯。而奘師對唯識學之貢獻，非僅在傳譯，並將世親唯識三十頌，印度護法等十大論師註釋，糅合成一部成唯識論。成唯識論為唯識學之寶典，雖經奘師參以己意，等於自著，但名義上仍為翻譯，此為集唯識學大成之傑作。就中以護法論師為主，貫徹唯識學正統思想，其他九師思想均經刪去，使後來學者無法窺見其他九師之見解，作學術上參證比較之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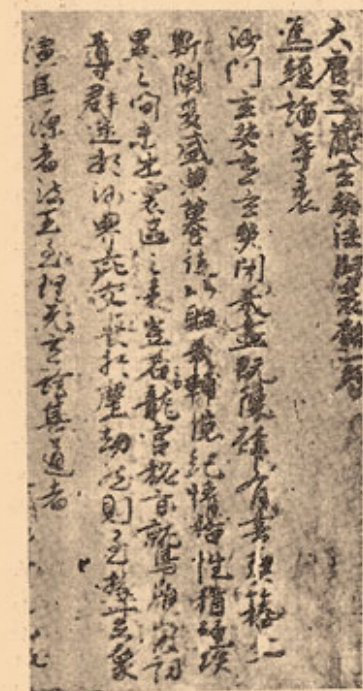
此種譯者，在學術史上為功為罪，猶未分明。

唯識學雖淵源於印度，然促其大成，於我國佛教史上能有一完整學術思想的系統，此又不能不歸功於奘師。其提倡因明講解分析，國人知用「羅輯」以治學，實自奘師始。在唯識學上奘師是繼承印度唯識學正統，是我國法相宗的始祖。在世界佛教史，中國佛教史，都佔極重要的地位。其門人窺基，慧沼，知周，相繼傳承，發揮唯識學教義，使唯識學於盛唐成為一新興的學說，而居佛教領導地位！

四、玄奘三藏與唐代文化

(一) 大唐天子之禮遇

世有千里馬，然後有伯樂，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是故奘師之偉大，千百年



玄奘三藏表啓

來能有幾人識其偉大？奘師西行，本屬偷關越禁，是違背國家的法令，因此，他十八年抵達于闐，先表告歸，請太宗寬恕他越禁之罪，太宗非特未加追問，並勅曰：「聞師訪道殊域，今得歸還，歡喜無量，可即速來與朕相見，其國僧解梵語及經義

者亦任前來」。這種寬容的風度，是後人所不及的，樊師於貞觀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正正堂堂，回到長安，獻經五百二十夾，六百五十七部。以二十四匹馬負而至。梁國公房玄齡率領文武官員迎至郊外。人民夾道歡迎，盛況空前。當時太宗遠征高麗，聽說樊師已回，特由前線趕回洛陽，二月樊師謁太宗於洛陽，面奏西行經過，以私自西遊，頗感慚惶，太宗察其意曰：「師出家與俗殊隔，然能委命求法，惠利衆生，朕甚喜焉」。於此益見太宗仁厚，並對侍臣曰：「昔符堅稱釋道安爲神器，舉朝尊之，朕今觀法師詞論典雅，風度貞峻，非唯不愧人，亦乃出之更遠也。」因此特加優禮，由於過愛，曾再三勸樊師歸俗，「輔助國是」樊師婉言而謝曰：「玄奘少踐緇門，伏膺佛道，立宗是習，孔教未聞，今遭從俗，無異乘流之舟，捨棄水



大 唐 三 藏 經 教 序 碑

而就陸，不唯無功，亦徒令腐敗也，願得畢生行道，以報國恩，即玄奘之幸甚，遂乃終止」。樊師不願從俗，太宗亦無可奈何，太宗欲征遼東，又遂同往。樊師以戒律不許觀戰爲由，固辭乃止」。據此，太宗不僅識其偉大，殆與樊師宿緣非淺，備加崇敬。樊師初自印歸來，即欲於嵩山少林寺，翻譯經典，太宗又不許。勅令西京弘福寺，翻譯經典，所需經費，均由官給。樊師於二十二年譯出瑜伽師地論卷，奏請賜序：「伏望曲垂神翰題製一序，讚揚宗極，冀沖言奧旨，與日月齊明，玉字銀鈎，將乾坤等固，使百代之下，誦詠不窮，千載之外，瞻仰爲絕」。太宗初覽瑜伽師地論，對侍臣曰：「朕觀佛法，譬猶瞻天，望海莫測高深，其儒道九流，比之猶汀渚之地方溟渤耳」。對製序事，又謙虛道：「朕學淺心拙，在物猶迷，況佛道

幽微，豈能仰測，請爲經題，非已所聞」。復經樊師再三奏請始賜經序，即今之大唐三藏聖教序，凡七百八十一字。高宗又製序記，僧懷仁等又集王羲之書字，勤於碑石。聖教序頒佈後，王公百姓，無不手舞足蹈，歌誦德音，城鄉黎民，爭相歸從，不啻爲佛教一部憲法，不惟詞藻豐麗，包含萬千，自古迄今未有能更其隻字者，真是「千載之外，瞻仰爲絕」。而奠

定唐宋以還，千百年來聖教弘化之基礎。所以後來唐宋文豪若韓愈，歐陽修之流，雖盡畢生之心力，排斥佛教，不獨絲毫未能動搖國人對佛教之信心，而其結果，適得其反，韓愈屈膝於大顛禪師，歐陽修歸心於祖印禪師，皆爲佛法之所同化，斯皆聖教默化之功也。

太宗對佛教，初未篤信，貞觀十一年，曾詔令道士女冠位在僧尼之上」。晚年因樊師回國，聽講「瑜伽」，「金剛般若」大意，及因果報應，始較前信仰。臨崩御前，並對樊師曰：「朕共師相逢太晚，不能廣興佛法」。太宗崩後，高宗即位。

顯慶二年，隨高宗赴洛陽住積翠宮一年，並帶五人同往廣續譯經。並奏請改葬父母，又請於少林寺，靜修禪定，帝未定許。三年正月又隨回長安，秋間奉勅移居西明寺，其規模之大，凡有十院，屋四千餘間，莊嚴之盛雖梁之同泰，魏之永寧，所不及也。

顯慶五年，奏請於玉華宮譯大般若經，時感生命無常，恐不能終，對門人曰：「玄奘今年六十有五，必當卒於此伽藍，各人努力加勤，勿辭勞苦，」至龍朔三年多月，大般若經完畢，復告門人曰：「吾來玉華，本緣般若，今經事既畢，吾生涯亦盡」。至麟德元年二月五日，一代偉人圓寂矣！時年六十有九，帝聞樊師圓寂，爲之罷朝，並曰：

「朕失國寶矣！」文武百官，莫不悲痛流涕，帝言已，亦嗚噎悲不能勝。葬事費用概由官給，高宗對樊師雖不及太宗親熱，然禮遇之優，尊敬之篤，依然如故。

(二) 佛教文化之影響

樊師由印回國，曾將携回梵夾、佛像、舍利、帳與、幕旛，以及印度特產品，陳列公開給人閱覽。太宗特勅於弘福寺，另建翻譯院，安置經像。樊師即於此展開譯經工作，將印度佛學思想作有系統的輸入。太宗又命，將西遊所見所聞編述一部名著，即大唐西域記，說明一百三十餘國風俗異聞。實為研究世界地理學之重要資料。迄今西方學者認其為研究中亞歷史學、地理學之無二寶。故有「班定侯而未遠，張騫望而未博」之譽。法人沙畹有云：「法顯宋雲之記述，固有價值之作品，然不足與六四六年玄奘之「西域記」及慧立「三藏法師傳」，相提並論也。玄奘自西至東，自北至南，周游印度，其足跡未至之處，則據可靠之說說之，彼為今日一切印度學家之博學的嚮導。今日學者得以整理七世紀之不明瞭的歷史地理，使黑暗中稍放光明散亂中稍有秩序者，皆玄奘之功也」。樊師一生日以繼夜譯出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的經論，不僅在佛學上是偉大的貢獻，使佛教思想頓起變化，並使我國文化發生革命性運動。蓋每一種學術思想傳入，必增加許多新的名詞，佛經傳譯以後，使我國新增成了成千累萬的新名詞。據日人所編訂佛學辭

典，總計三萬五千餘名詞，諸如法相、法性、真如、涅槃、般若、法界、菩提、六度、五蘊、百法、唯識、因明等，實為促成唐代文藝復興的眞正因素，佛學於唐代文化居於主動的地位，不特領導國內文化，並且吸引鄰邦日本、韓國等國際優秀青年紛紛來華接受唐代新文化的洗禮。實受樊師偉大學術思想所感召，使唐代文化光芒萬丈！佛教史上雖有千百衆高僧碩德，若道安、慧遠、智者、堅首、善導、清涼、道宣、六祖等，皆為創宗立說，傳播大乘佛教者。若論對當時文化影響，學術上貢獻，皆遠不及樊師也。樊師周游五印度，遍訪名師大德，精通梵文，貫澈五明四含，空有之學，影響於我國文化最深遠者，莫過樊師，故樊師實為我國佛教史上，古今無其匹者。其智慧深遠，意志恢宏，悲願偉大，雖望之德配天地，學貫古今，古聖先賢亦無愧，奉為佛家之孔子，固無不可，尊為中華民族之國寶，亦非過譽！

五、臺灣建塔紀念之意義

(一) 靈骨重歸，國運昌隆

樊師靈骨，最初在滄東建塔奉安，因近於京都，宮中遙見，時傷聖慮，奉勅遷移到樊川，距長安城南四十里，肅宗賜額曰興教寺。旋因黃巢之亂，毀於兵燹。至北宋仁宗天聖年間，可政大師於終南山紫閣寺發現樊師頂骨，遂護送南下至金陵（南京），在天禧寺東邊一個山岡上建塔奉安。明朝洪武年間，又改建於天禧寺之南。太平天國時，又遭兵亂焚燬，自此以後，樊師靈骨便埋沒了

一百年。

抗日期間南京陷落日軍高森隆介部隊長於民國三十一年於中華門外雨花台附近的金陵兵工廠近處，因築軍事工程，在一個山丘上掘出一口古老的石棺，細讀碑文，始知樊師頂骨。消息傳出，各方極為重視，並決定將頂骨分為三分，一份於南京玄武湖建塔紀念，一份於北平建塔奉安，一份則由日人要求奉回日本，在埼玉縣建塔奉安，於是樊師頂骨分化於海內外數萬里，分身說法，這符合了其前身隻身遠遊五印度之宏願。

民國四十二年秋，我國佛教界章嘉大師，印順法師，趙恒惕，李子寬，李添春居士，應邀出席日本第二次世界佛教徒會議，促請日本政府歸還於中日戰爭期間所掠奪之中華民國國寶——玄奘靈骨，經數度交涉，日本政府順我方要求願將樊師頂骨奉還中國建塔紀念，當時中共對此曾竭力爭取，美國人亦願出數萬美金欲得之，均為日本政府拒絕。尤以當日掘出靈骨高森隆介氏表示，最為堅絕。他說：「這是中華民國的國寶，是中日兩國人民精神信仰所繫，以樊師靈骨所在，不獨有關佛教興盛，亦復為國運昌隆的象徵，為奠定中日兩國永遠親善，願中華民國復興，安定東亞，願將樊師頂骨，歸還自由中國建塔紀念。」

(二) 唐殿落成，象教中興

由於代表團的努力，終於民國四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由日本本會持少澤、阿部龍傳、長岡慶信、大島見通、柳了塵等數人；恭奉靈骨來臺，當時樊師靈骨至臺北松山

機場，十萬羣衆夾道歡迎，無異當年由印度回到長安，文武百官數十里夾道歡迎盛況，又現於眼前，古今映輝更不可思議！

獎師靈骨重歸，不僅有關我國佛教的中興，亦復爲國運昌隆，民族正氣浩然長存，文化正統屹立不動之象徵！臺灣佛教史上，既未有一印度高僧來臨，更未有一高僧到印度。今獎師靈骨奉安臺灣建塔紀念，這是臺灣佛教史上光榮，於是各方紛紛爭取，因爭持不下，最後經總統 蔣公指定在日月潭青龍山建塔，並飭由行政院，省政府及各級政府捐助，歷經十年籌建，耗資貳百餘萬新臺幣，完成第一所唐式三層佛殿，殿名玄奘寺，並在殿內先建模型玄奘塔。於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舉行落成典禮，距靈骨重歸之日，整整十年。



寺 獎 玄 建 新

並迎太滄禪師爲上座是日到善男信女數千衆。祝慶此一具歷史性教育意義紀念，大教頓呈中

與氣象！

第二期工程爲興辦玄奘學院及奉安靈骨的寶塔，並定名爲慈恩塔。當年唐高宗爲紀念他母后，興建大慈恩寺，並請獎師爲上座，獎師一千三百餘卷經論大都譯於慈恩寺，故慈恩寺於獎師因緣殊勝，西明寺落成後，獎師又奉勅移居新寺，其門人窺基大師繼住慈恩寺，大弘唯識宗，故又稱慈恩大師。今之 蔣公總統，崇敬獎師，不讓於唐太宗父子，而又以仁孝昭示天下，而涵濡薰沐唐書，自 蔣母王太夫人篤持佛法，平居禮誦甚虔，今映輝，太夫人篤持佛法，平居禮誦甚虔，今建塔紀念，不僅符合 蔣公慈恩之意，並表彰了我中華民國五千年來崇德報恩立國之精神！

(三) 玄奘學院，興建猶待

獎師在佛教史上不朽的功績，偉大學術思想的貢獻，似不應限於物質上紀念，應如何發揚他學術思想，使其學術思想永遠傳播下去，才是更有意義而有價值的紀念。其獻身學術弘法利生不畏艱險百折不撓之精神，即爲我中華民族之精神，中華民族立於天地間五千年統一華夏諸族，並非憑武力，實賴先民不畏艱險奮鬥開發的精神，及博大精深歷史文化的薰陶。獎師周游五印度冒險犯難，經十九年，歷百餘國，亦未舉一兵一卒：

孤身遠去祖國五萬餘里，每遇險難，僅憑他那種堅忍不拔的信心及一句佛號，誠意的感化了那千百億萬異邦人士。這種潛移默化的功效，對爭取異邦人士歸向，調和異族，具有深遠的吸引力，其對國家民族之貢獻！比之張博望班定遠，當無遜色。

第二期工程既以興建慈恩塔及興辦玄奘學院，培育人才，弘揚唯識學爲目的，吾人更誠懇希望政府能進一步協助於青龍山設立一所玄奘學院，使那爛陀寺再現於東方。青龍山上空地尚多，只要打通由文武廟至青龍山一段環潭公路，（南投縣政府早有此計劃）。公路打通，交通既便，再撥助建校經費，玄奘學院，即可實現。玄奘學院果能成立，不僅顯示了我們政府對玄奘不朽的成就和偉大精神的崇敬，並可藉此培育青年效法獎師冒險犯難犧牲小我而爲大我人類奮鬥的精神。今日中華民族正需要這種冒險犯難百折不撓堅忍不拔的精神，來作長期奮鬥力量的來源。我相信從玄奘學院畢業出來的青年，都會獲得深遠的啓示，都是獻身學界弘法利物宣揚東方文化忠貞卓越的志士。

學院未成立以前，應先設立「唯識學研究所」，召集國內外青年研究玄奘學說，並給以獎學金，是吾人之期望也。

天龍山石窟史蹟

東 初

——中華佛教文化史蹟之五——

※※※※※※※※※※※※※※※※

天龍山石窟，在山西省太原縣天龍山。山下有寺，名天龍寺，又稱聖壽寺。其規模不大，殆屬小伽藍。因地處偏僻，甚少爲人注意，民國七年，爲日人關野貞博士發見，公表於世。其中重要石窟，係北齊時代開鑿。經隋至唐初，陸續開鑿大小二十餘所，其內部多彫刻佛像。山距小溪分東西二峰，諸窟分散其中。其主要者，即第一窟至第八窟，共八窟在東峰，第九窟至第二十一窟，共十三窟在西峰，總共二十一窟。其中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之四窟，係北齊時代所鑿。當時北齊佛教興隆，由於皇室崇敬，特開鑿石窟，其規模雖不及大同、龍門之偉大，但其技術之精巧，實有過之。第八、第十、第十六三窟，皆係隋代所鑿。其他皆屬唐初所鑿。這些石窟，所刻佛菩薩像，皆各代表一個時代的作品，在建築上較有趣味的，則爲第一、第九、第十六三窟，是有其特別藝術的價值。

※※※※※※※※※※※※※※※※

第一窟

在東峰極東端，其入口上冠蓮華拱，兩端刻出鳳形，內部方十一尺，左右及後壁作佛龕，各安置三尊像。左右壁之三尊，相好端嚴，姿勢雄偉，衣文健勁，殆爲北齊所製。又窟前面有向拜，以二柱支之（今柱已失），梁上中央及左右端刻出三斗，其間各彫刻一人形羣像，肘木上水剝，其端有五乃至七個剝形，又大斗及卷斗下端刻出一種血板。此中，水剝與日本法隆寺金堂及中門肘木制一致。又羣像，自二層外緣的勾欄地覆下的羣像同型。血板型，同大斗下的血板通，兩者的手法，殆有密接的關係。

第二窟

東西八尺一寸五分，南北八尺四寸五分。入口左右壁刻薄肉羅漢供養像

，後壁中央作佛龕，本尊跏趺坐須彌座上，龕上部爲天蓋狀，左右壁面浮刻脇侍菩薩，其上刻出各三軀小佛像。又右壁一佛龕中彫出三尊，左壁中央龕內安侍佛像，左右壁彫造脇侍菩薩，天井中央蓮華，四方彫刻飛天及蓮華。

第三窟

構造類似第二窟，東西八尺四寸三分，南北七尺九寸，後壁及左右壁佛龕各安三尊，又龕前方維摩、文殊；後方刻供養人像。天井與第二窟同制。又第三窟第四窟中間巖壁，並刻三佛龕。各安三尊佛，其上方列刻同型的七佛龕，各安定印坐佛。

第四窟

東西六尺七寸三分，南北四尺五寸，後壁龕中，跏趺坐中尊須彌座上，左

右二羅漢侍立，左右壁龕，各脇侍菩薩坐蓮華上，頗爲豐麗。

第五窟

東西四尺五寸，南北三尺二寸，佛菩薩像今多破壞。

第六窟

東西五尺八寸五分，南北五尺二寸，後壁佛龕本尊坐方座上，左右有羅漢。又左右兩壁龕內各安置三尊像，入口外面左右刻半丸形仁王像，上作天平井，外側刻出三斗。是爲初唐木造斗橫制也。

第七窟

東西四尺，南北三尺五寸，後壁本尊像，左右壁各安脇侍菩薩像。

第八窟

爲現存諸窟中最完整者。東西十四尺五寸四分，南北五尺六寸五分，中央設方六尺四寸餘柱，其四面作龕。中，彫

坐佛及二羅漢，後壁及左右壁，亦各中央作佛龕，中，刻坐佛像，左右爲侍立菩薩各一軀。又窟前面，東西十四尺五寸四分，南北設五尺六寸五分向拜，入口左右各高七尺五寸仁王像，又向拜左壁作碑形，刻出銘文，依此可知此窟係隋文帝開皇四年所造也。

第九窟

位居西峰東端，自成全窟中心，即依斷崖開鑿大釋迦像，其前面構造三層樓，像自第二層床上通第三層倚方座上，兩腳垂下踏蓮華，右手舉開掌，左手安覆膝上，全高約十四尺。相好端嚴，衣文亦流麗，方座成上下二段，上段狹間，天人歌舞，下段狹間，刻出獸面。又樓上初層即大佛下，彫造十一面觀音立像，全高約十六尺，立蓮華上，左右文殊普賢二大士騎乘獅子及象背，又本尊觀音後壁，刻百千化佛，各爲蓮華座，根莖互爲交結連結。

第十窟

東西十尺二寸七分，南北十一尺四寸五分，前面有向拜，今破損，入口兩側有仁王像。後壁佛龕，安二佛並坐像，又左壁佛龕，交脚佛像，右壁龕中，安置坐佛像，左右羅漢菩薩侍立，又前壁左右各刻一神將像。

第十一窟

東西二尺二寸，南北二尺八寸，爲一小窟，後壁釋迦降魔像及二羅漢，左右壁彫出一佛一菩薩。

第十二窟

東西四尺七寸，南北四尺，三壁面各作三尊像龕，入口左右刻出單層塔形，其屋蓋爲球形，頂爲寶珠形也。

第十三窟

東西三尺南北七寸有餘，小窟，後壁安三尊像。

第十四窟

東西九尺七寸，南北七尺九寸五分，後壁，本尊坐方座上垂脚，左右有脇侍菩薩立像。又左右壁面，彫刻菩薩半跏像並各脇侍菩薩立像。皆係初唐時代所作，姿勢能整，衣文幽雅，透薄衣得見軀肢也。

第十五窟

東西八尺，南北七尺，原爲三壁各三尊佛龕，入口左右有仁王像，今全損壞。

第十六窟

方十尺，三壁各作佛龕，中彫造一佛二羅漢二菩薩像，又後壁左右各有一菩薩立像，以兩手捧未敷蓮華、天井中央深刻八葉蓮華，周圍陽刻三飛天。窟前面有向拜，以二本八角柱承之，柱頭有大斗支梁，又柱上及其中間各設三斗，斗間各有人字形龕股，以添桁凡桁，及軒支持，又入口左右刻二神將像。

第十七窟

方有八尺，後壁龕，本尊跏趺坐須彌座上，左右菩薩半跏，又左壁龕中，中尊倚須彌座垂脚，左右爲二菩薩立像及半跏像侍，又右壁龕中，中尊跏趺坐蓮華上，侍者皆與壁同。

第十八窟

前面崩壞，東西七尺，南北六尺六寸，後壁及左壁各設佛龕，刻中尊二菩薩，右壁崩壞。

第十九窟

東西四尺，南北三尺七寸，內部壞滅。

第二十窟

方十尺，餘爲土砂堆積，佛像唯顯其頭部。

第二十一窟

東西八尺，南北十一尺，後壁刻三尊像，中尊及左脇侍菩薩坐蓮華上，右脇侍崩壞，未留原形。右壁有刻銘「內造石像羅漢一十六 時大晉天福六年四月」。

各窟模式，拱，皆作蓮華拱，佛座多須彌座，佛髮爲螺髮，波狀髮，無文髮，即此模式可知其要素。蓋天龍山爲水平砂岩層，適宜開鑿佛窟，其規模雖遠不及雲岡，龍門之偉大，但係北齊時代遺物，而諸佛像手法之精巧，實有過之，頗足重視。又山麓天龍寺創建後，久經廢絕，至明代石潭之重建。現今諸堂中，天王殿，安四天王及二王像，大雄寶殿，奉供藥師佛，二脇侍十二神將及觀音文殊普賢、毘盧殿、中央毘盧三尊佛，東西藥師，彌陀三尊像。又寺之南方，元朝第一代住持玄悟棲巖禪師塔，平山老人普同之塔。北方爲祖席聖壽第四世徹證老人容像塔，更東北約十里有大喇嘛塔，安置觀音文殊普賢及十六羅漢也。

北齊時代所鑿石窟，自無獨特之處。從天龍山各室觀之，不僅規模較小，且甚簡樸，蓋其國力，顯不及北魏，故其藝術之規模，當較北魏爲遜。

民國高僧傳

編纂委員會主編

一、冶開 銘 禪 師 傳

顯 澈

師諱清銘，字冶開，咸豐壬子生於揚州江都舊族許氏，父長華，母徐孺人，夢僧入室而舉。師兩世長齋奉佛，有姑未嫁爲尼，故出胎即未染葷酒，幼善病，十一奉親命出家，十二祝髮於鎮江九華山明真微公，十七受具戒於泰縣祇樹寺隱聞和尚，歷參杭州、普陀、天臺諸名刹未契。同治十年至常州天寧寺，時方丈定念禪公門風峻肅，法席巋然參扣者×鱗集，獨深器師，師亦矢心執持，明年冬結七，值浴次，聞上首二老僧互談七日間所得，師愧憤交作，不待浴竟濡足入堂跌坐禪榻，提起本參活頭，罄力挨拶，誓以身殉，覺剎那間炷香燼，鳴磬下坐，隨衆經行，覲定念佛是誰，不知身在何處，維那見師行不循軌，以香板擊之，師觸著如在雲霧中，忽聞霹靂，頓化眼前黑暗爲大光明藏，身心一如受用自在，定公知師已開佛眼，遂受記別。越歲，定公圓寂，師至金山，坐次聞侍者捲簾，維那喚放下，師應聲觸機一念

放下，得力更踰於前，自此大地平沈，融通無碍，當下開隔江人語歷歷，視瓜州如在戶庭，凡昔日讀經義理隔閡者，洞然頓徹，展閱楞嚴，華嚴如從自己肺肝中流出，得膺之物一旦盡釋矣！遂行脚入終南結茆菴溫養，庵當山隘，始至遇虎，虎驚嘯，師一念不動，虎屏息帖耳而去，自是虎日必一過，每將至庵，必先嘯三聲，既過，復鳴三聲，若相告語者然。旋移喇嘛洞，洞有怪物，居者每爲所祟，雖持咒禁制無益，或以阻師，師曰：「前之被祟者，正以持咒作法與之爲對敵耳，我心同太虛，無迎無拒，彼縱拒我，我不拒彼，作祟與否，任之可也」。遂入居三年，了無怪異，及自造實報莊嚴室成，將遷之前夕，洞中砰然如千鈞重物，陡落萬千潭底，亟秉炬視，則見黑狐，光可鑑物，兩目赤炯射人，厥狀猙獰，倏忽遽隱，蓋此洞爲其窟宅，以師久離恐怖，且不以異類敵視故於瀕行時露形相送，其攝服魔獸類如此。儀

徵天寧蓮庵一公固師師祖，師落髮後相依數載，恩感至篤，在實報莊嚴室一夕，心覺有異，念蓮公當有疾，時當冬令，冒雪急走，四十八日至儀徵，蓮公果臥病六日，日夜呼師名，冀得一見，師乃虔禮大士×祈愈，足迹深印至今猶存，蓮公病良已，方師首途，時蓮公固無恙，至誠前知，豈不信然。師鍛鍊既深，動靜一致，以爲大乘法當自度度人，豈以枯坐窮山爲究竟，於是仍回天寧，憶定公法乳恩深，本寺兵燹後，殿舍未復舊觀，遂於高朗月有乾宗公協助，方丈善淨如公分籌內外有情功德，常往益贍，更四出募修大殿，遠至關外，泥濘沒踝，誓不退屈，卒償所願，及興工飛甍百尺，邑士大夫以爲陵駕夫子廟堂，阻之甚力，師持以堅忍，無片語相爭，徐清長老出爲排解良久，工卒竟。善老既寂，師繼席，遇學者入室深錘痛割，不稍假借，獲益甚衆，嘗謂：具大慈悲者，方能以毒棒接人。有日本僧，聞風訪叩，賦詩說偈，稗販經典，語錄，走筆千萬言不竭，師不置答，待其纏繞既竟，突問離却古人，

何處是你自己，試道一句，僧答焉，若喪，旋悔悟流涕，禮謝而去，師之方便為人其一端也。在位時，復以餘力復興東郊寺塔，退居後，又至靈隱建殿修象，在上海玉佛寺創居士念佛會，手書偈語，懸壁開示，一時縉素雲興，法集鼎盛，又創佛教慈悲會。年近七十不避艱苦，親至北方賑濟災黎，老幼捧手泣於道曰：「活我者，老和尚也。」庚申春，開壇說戒，四眾弟子至千五百人之多。

二、月霞顯珠禪師傳

顯珠字月霞，湖北黃岡縣籍，俗姓胡，世家子也，耕讀為業。十歲應童子試，不售，發心出家，父母不之許，十七歲成親，十八得一子，十九復生一女，遂曰：「既有子女，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今可告無罪矣！」是年三月，辭一親於楊柳樹下，正值大風，曰：「春送客，辭家去，楊柳點頭，其奈何！」隻身行至南京大鐘寺老和尚座下頂禮求度，老和尚問曰：「白面書生，何因學佛？」月曰：「在家既不能做忠臣孝子，當出家學諸佛教度世生，此求師度脫之本懷也，」遂留焉。二十歲受具戒九華山，參學於金山、天寧、高旻三寺者五六年，話頭處處照顧，寺僧每請兼代職事，均以不願離開禪堂一枝香辭於堅命，出堂乃結伴走長安，入終南結茅而居，是二十六歲秋間，忽有蘇

夏間，偶患風疾，至秋漸愈，自此謝客日誦華嚴經四卷。壬戌冬月十一，舊疾復作，安詳自在，一無痛苦，至二十日午刻，瞑目跌坐而寂。世壽七十一，僧臘六十，寂後七日始封龕，猶端坐，面目如生，觀者日數千人，咸嗟異膜拜。嗚呼！方今世道交喪，魔外橫行，如師之軌律精嚴，功行超邁，詎非人天眼目，末法金湯耶。謹述。

釋應慈

軍門鎮守長安，每謁師請開示，語言契合，月送齋米若干，師乃分贈其他茅蓬，而謂蘇曰：「大護法布施一人，不若普同供養，」師又曰：「終南七十二茅蓬，都是佛門龍象請布施軍田二百畝，交僧開墾種稻收米，永遠供養，則軍門萬世不朽之福慧也，」蘇從之，先後六年，果成熟田二百畝，師實行百丈遺意，一面執鋤，一面耕自心田，一舉一動觸著磕着，悟處不少。三十三歲走河南，謁太白頂了塵老和尚正演維摩經求入不二法門，參究數晝夜，廢寢忘餐，末後言句得了老印可，三十四歲走南京，謁赤山留充茶頭一年，晝拾石，夜燒茶，一日，赤山高呼：「茶頭師快燒茶，堂中已開靜，快燒開了！」月云：「開水早已熟了，等候止靜，門不開，其奈何」。三十六歲隨赤山法老人講楞

伽經於湖北歸元寺，代座弘揚，盛極一時，三十七歲至安徽翠峯茅蓬邀約高旻首座普照和尚，北京印魁法師結界打禪七，三年並任講八十華嚴，四十一歲後，漫遊全國各地，隨處宣揚大小乘經，江南北尤稱道之，四十

(下轉第九頁)

佛教文化

第一卷
第三期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春季號）

發行人

編輯人

發行所

印刷者

東方

中華佛教文化館

臺南省北投鎮光明路二六〇號

大藝印刷廠

臺北市環河北街七十九號

本社英文通訊地址

The Buddhist Culture
Quarterly Publication

Publisher: The Chinese Buddhist

Culture Address: 260 Kwang Miung

Road, Peitou, Taipei, Taiwan.

每册新臺幣肆元